



洪汛濤 著

望夫石

WANG FU SHI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

洪汛涛 著

望夫石

WANG FU SHI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在我國民間，曾經流傳着許多《望夫石》的故事，貞娘與韓夫的故事就是這些故事中最優美動聽、最有意義的一個。

少女貞娘，少年韓夫，一對恩愛夫妻，被皇太子攔得天涯海角，痛苦百般，但是，富貴不能滅其志，威武不能變其心。他們痛苦地等待，他們英勇地鬥爭。故事情節生動、曲折，人物栩栩如生。潔白如玉的《望夫石》，將會永遠活在讀者的心中。

王治華插图

望 夫 石

洪 迅 濤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哈密道12號) 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津出字第 008 號

五三五工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開本787×1092 1/32 印張15/8 插頁6 字數27,000

1959年10月第1版 1962年12月第2次印刷 印數48,101—74,100



一条清澈的小河，隔开了东西两个村庄。

东村里有一位年轻的姑娘，名叫贞娘。她爹去世以后，她和她娘租了一块桑地，娘儿俩就靠着养蚕、缫丝过日子。

这位年轻的姑娘，爱穿素白的衣裙，不论立着坐着，活像一座白玉雕琢的肖像。春天，人们说：她像千万朵花中的一朵梨花。夏天，人们说：她像飘浮在蓝天上的一架白云。秋天，人们说：她像银河上悬着的一轮皎洁的明月。冬天，人们说：她像高空中飞下来的雪花。这位仙女一样的姑娘，心灵手巧，能织会纺。她养的蚕，

又壯又肥；結成的茧，又大又白；繅起的絲，又細又軟；織成的綢，又光又平。

怪不得村子里的小伙子們，誰也喜欢她，总願跟貞娘在一起。貞娘去采桑，小伙子們就搶着到桑地去割草；貞娘到河边洗衣裳，小伙子們就搶着到河里去挑水。

小河上呵，有一座小石桥。貞娘那顆火热的心呵，飞过了这座小石桥，整日整夜地跟随着西村的一个勇敢的青年。

这青年叫韓夫，沒爹又沒娘，每天每日靠着打獵为生。不知什么时候，練下一身好本事。誰都知道，他一槍曾扎死过深山里奔驰的猛虎，一箭曾射下天上飞翔的大鷗。万丈高的悬崖，他攀得上。沒底深的山谷，他下得去。他登上山巔高呼一声，能把山鷹惊飞。他走进森林里一跺脚，能吓得豹子發抖。

怪不得山上山下的姑娘們，誰也喜欢他，总願跟韓夫在一起。韓夫早晨上山打獵，有的姑娘就悄悄地来到他家里，給他做飯、燒水，帮他补补、洗洗。韓夫出去賽馬，有的姑娘們就把自己亲手做的荷包啦，鷄心啦，花帶啦，偷偷地从窗戶的破孔里投到韓夫的屋里。

韓夫，虽然感謝她們，但是，並沒有接受她們的爱情。因为他那火熾的心，早已飞过了小石桥，整日整夜地跟随着可爱的貞娘了。

有一天，貞娘正在河邊洗衣裳，猛然間，看見小河里出現了一個倒影：一匹黑駿馬，從河對岸走過來，一位魁梧的青年騎在馬背上，貞娘慢慢抬起頭來，呀！馬上的青年正盯着她，一刻也不肯放鬆。貞娘心里多高興！馬背上的人，正是她日夜想念的韓夫。

貞娘想：我將心思跟他說了吧！多奇怪，嘴巴怎么也張不開。韓夫也在想：我將心思跟她說了吧！多奇怪，喉嚨里硬是發不出聲音來。話在舌間打轉轉，心在胸頭跳得歡，羞得貞娘低下了頭，羞得韓夫拍拍黑駿馬繼續向前走。

貞娘回到家里，懊悔極了。剛坐下，又立起來，走出大門，眨眼工夫又來到了小河边。河里的水靜靜地向東流着，河岸上稀疏的葦草被清風不停地吹拂着，哪里還有韓夫的影子呢！她把地上的一塊石子狠狠地踢在小河里。靜靜的河水里，濺起了一朵浪花。她嘆了一口氣，又慢慢地回到家里。

韓夫回到家里，也很懊悔。還沒把馬拴好，又跨上馬背，兩腳一碰馬肚，飛也似地奔到了小河边。河里的小魚兒悠閑的游來游去，河邊的石頭上，蹲着一只小青蛙，不停地呱呱叫。哪里還有貞娘的影子呢！他隨手折

下一枝柳条，揉得碎碎的，投在河里。他摇了摇头，又慢慢地回到家里。

夜晚，貞娘翻来复去睡不着。韓夫呢，也一样。貞娘从枕底下抽出一枝箭。韓夫从胸口取出一方罗帕。一幕惊心动魄的场景，又回到了他们的前面。

那是一个夏日黄昏。五采的云霞，烘托着金红的夕阳。被日光晒得垂头丧气的小草和树木，此刻又挺起胸脯，深深地呼吸着凉爽的大气。

一群白色的鸽子，迎着晚风，翱翔在深湛的天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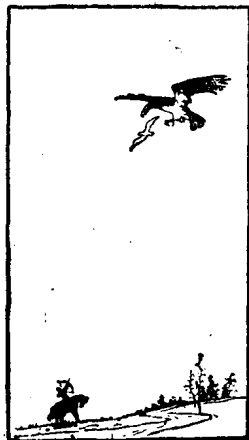
貞娘和她的伙伴们，在桑林里穿来穿去，忙着采桑叶。桑林里洋溢着欢乐的歌声。

突然间，不知从哪里飞来了一只凶猛的老鹰。那群和善的鸽子被惊得东逃西散。一只黑嘴巴、长尾巴的小鸽子，被这凶猛的老鹰追得吱吱的惊叫着。吓坏了鸽子，急坏了貞娘。她顿足惊呼：“这个怎么办？这可怎么办？”话音没落，小鸽子给老鹰一爪攫住了。它惨叫了几声，白色的羽毛，像白牡丹的花瓣一样散落下来。貞娘她们正在惊呼“救命”，忽地里，“飕”的一声，山坡上飞过来一支箭，不偏不倚，恰好射中了老鹰的眼睛。老鹰和小鸽子忽忽悠悠地掉下来，噗的一声落在貞娘的身旁。老鹰死掉了，小鸽子负了重伤。貞娘拔出那支箭，箭杆上端端正正地刻着一位勇士的名字。

“呵，韓夫！韓夫！”姑娘們吵叫着爭搶那支箭。

貞娘捧起可憐的小鴿子，輕輕地摸摸它背上光滑的羽毛。小鴿子無力地張開眼看看貞娘。貞娘從口袋裡掏出一方羅帕，裹起小鴿子受傷的頭頸，然後用雙手高高地舉在頭頂，溫柔地祝頌：

“小鴿子，你飛吧！自由自在的飛吧！殘暴的老鷹已經被韓夫射死了。”



小鴿子展了展翅翅膀，眼睛一閉，又躺在貞娘的手掌上。它的傷很重，飛不起來呵！大路上傳來了一陣急促的馬蹄聲。姑娘們聽見馬蹄響，立刻止住剛才的嬉笑聲，都悄悄地躲進了桑林。

韓夫一行人下了馬，拾起地上的死老鷹，又向四周望了望，惋惜地說道：

“可憐，小鴿子不知掉在哪里了，要是沒有死，我給它敷些傷藥該多好！”

一行人又向大路奔去了。

姑娘們聽馬蹄聲已經去遠，又吱吱喳喳地議論起那支箭了。貞娘撅着嘴，恨自己剛才沒有勇氣走出來當面

把鸽子还给韩夫。她迟疑了一会，立即走向河边，把鸽子贴在脸颊上亲热地说道：

“小鸽子，不要难过，你到韩夫那里去吧，他会把你的伤治好的。”

小鸽子点点头，嘴巴动了动。但是，仍然飞不起来。

贞娘把小鸽子放在篮子里，将篮子放在河里。篮子像只小船，慢慢顺水浮去。贞娘望着浮去的小船，低低地说道：

“你去吧，前面就是韩夫的家，你的恩人，这时候正在小河边洗马。”

真是的呀！韩夫跳在水里，低着头，拿刷子给马洗澡。忽然间，黑骏马长嘶了一声，他举头一看，水里浮来了一只篮子。他拾起篮子，篮子里正是他牵挂的小鸽子呀！他高兴极了，捧起鸽子，三步两脚奔进屋里。

韩夫从鸽子颈上解下那方罗帕。这是谁的呀？罗帕上绣着朵美丽的红花。呵！花心里嵌着贞娘的名字。他惊喜地叫起来：

“贞娘！贞娘！”

他揩揩眼睛，出神地盯着手上的那方罗帕，半晌不说话。

从这天起，这块罗帕，把韩夫的心紧紧地给裹住了。

桑林里，为了那支箭，姑娘们还在争吵，没办法，

大家只好来拈鬮，貞娘拈中了。一場爭論結束後，貞娘帶着这支箭，回到了自己的家。

三

一个夜晚，月亮像一面大圓鏡，泻着水銀一样的白光。数得清的几顆小星星，眨着眼睛。鷄不叫，狗不咬，四周寂靜无声。

貞娘在院子里檢桑叶，不知从哪儿飞来一只鳥，落在一棵梅树上。貞娘抬起头来，看看树上的鳥，黑嘴巴、长尾巴，越看越像她救过的那只小鸽子，只是羽毛丰滿了，长大啦，貞娘高兴地立起来。小鸽子对她叫道：

“貞娘姐姐，韓夫哥哥在小石桥上等你，快去！快去！”

貞娘心里好奇怪，呀！小鸽子怎么会說話了，心头不住地怦怦跳。忙将桑籃放在地上，不梳妝，不打扮，一口气跑到了小石桥上。

韓夫打獵回来，騎着黑駿馬，正从山坡上慢慢往回走，一只鳥落在路边的岩石上，嘰嘰喳喳地說道：

“韓夫哥哥，貞娘姐姐在小石桥上等你，快去！快去！”

韓夫仔細一看，黑嘴巴、长尾巴，啊！这不是在我

家里住过三天的小鸽子吗，它怎么会说话呀！还没来得及问，小鸽子扑扑翅膀飞走了。韩夫拍了一下黑骏马的头，黑骏马飞也似地向山下奔去。

贞娘跑到小石桥上，正好韩夫骑着马满头大汗地跑来了。贞娘一路上想了许多话，可是见着韩夫的面，却忘的精光了。她伏在遮栏上，低着头，抚摸着光滑的石遮栏，一句话也没有了。

韩夫把马拴在一株柳树上，慢慢地走近她身边说：

“贞娘，我来迟了。”

贞娘的心，跳得那样厉害。她用一只手按住胸，似乎怕那颗心从胸口跳出来。脸上火辣辣的，像有无数枚绣花针在轻轻地刺她。韩夫见她不言语，也轻轻地伏在遮栏上，望着桥下的平静的清水。

清流里，两个黑影子，贴在一起。微风吹过，水面皱起了一线银色的波纹，两个黑影子也屈屈折折地抖动起来。

明亮的月色，把近处的田野，刷上一片白色的油彩。远方的山坡，像披着一层透明的白纱。桥下的小河，好似一匹白色的绫绢，弯弯曲曲地展向天边。石缝里的秋虫，在轻声地叫。河里的鱼儿，俏皮的跃出水面，打着水皮发出清脆的响声。

韩夫随手将遮栏上的一粒小石头，轻轻地投在小河

里，“叮咚”一声响。韓夫轉过身来，咽下了一口唾水，在貞娘的耳旁低声說道：

“你怎么不說話呀？”

貞娘緩緩地抬起头来，水汪汪的眼睛望了望韓夫。

“不是都說了嗎！”

韓夫摸了摸貞娘那烏云一样的头髮。貞娘把臉頰偎依在韓夫火热的胸前。

村落里的灯火熄灭了。虫声稀疏了，鳥儿入睡了，魚儿也回到水底去了。可是貞娘和韓夫，一点也沒有想到該回家了。

天空里飞过一只夜归的雁，韓夫拉住貞娘的手，輕輕地唱道：

貞娘呵，
大雁失群嘆孤单，
你我怎能兩分散。

微風吹过，小河上又皺起一層綠波，一条小魚儿又躍出水面，貞娘唱道：

韓夫呵，
魚儿离水不能活，
貞娘怎能离哥哥。

韓夫从桥边采下一枝野花，唱道：

我是綠叶你是花，
綠叶永远伴紅花。

貞娘接过野花，唱道：

紅花沒有綠叶配，
开放不如自枯萎。

韓夫唱：

我爱你呵，
像山坡上的不老松，
春夏秋冬四季青。

貞娘唱：

我爱你呵，
像桥下的青石柱，
水冲浪打永不動。

月亮已經擱在西山了。星星都閉上眼睛了。村落里的雄鷄啼叫了。貞娘和韓夫也該回家了。

四

从那天起，每天月亮爬上树梢的时候，韓夫和貞娘就到小石桥上相会。現在可不比从前啦，活像桥下的流水一样，說起来沒个完。住在桥洞里的蝙蝠，夜夜都要飞出来，在他們头頂上翩翩飞翔，偷听他們甜蜜的私語。他們快乐的笑声，有时能将树上熟睡的小鳥鬧醒。

韓夫和貞娘，就以那支箭和那方罗帕，作为聘礼，暗暗地定了婚。

不知給那个快嘴的人碰見過一回，韓夫和貞娘相好的消息，像清風似的傳开了。年老的听了这消息，高兴地夸奖說：他倆真是天生的一对、地配的一双。年輕的听了这消息，默默地羡慕他們真是一对好夫妻。但是，这消息，却气坏了麻家庄的麻荣。这麻荣五十多岁，是当朝的国舅爷。他早就看中了貞娘，叫人说说过几回媒，可是每次都給貞娘罵走了。当他听說这消息，心里十分惱怒，当下就命一班家人，去把那座小石桥拆掉了。麻荣有力量拆掉小石桥，却没有力量拆断他們的爱情。韓夫和貞娘依旧天天在河边相会。

有一天，才下过雨，天还是灰蒙蒙的，貞娘一个人到地里采桑，忽然間，树上的烏鴉呱呱地叫起来，村口的黃狗，也汪汪地叫起来了。貞娘有些奇怪，心也跳起

来，赶紧采下几把桑叶放进篮子里准备回家。就在这时，对面大路上来了一伙人，穿戴非常华丽，行走也还斯文，好像是那家阔公子，出来游春踏青一样。贞娘心里想：这是什么人呀！哎，管他哩。她挎起篮子就往家走起来。

原来，大路上走过来的，不是别人，而是当朝的皇太子和他的随从们。这位皇太子早就听到过贞娘的名声，这天，心里闷闷不乐，就带了几个随从，便装打扮，暗地里来到这里探访。

皇太子瞧见了贞娘，心里立刻高兴起来，耸了耸眉头，擦了擦眼睛，朝贞娘跟前走去。贞娘看见他走过来，连忙转过身子快步向前走了。

“喂！”随从叫了一声，向贞娘招手道：“姑娘你站住，太子有请。”

贞娘一听：啊！来的这人原来是个皇太子呀！他和我一无亲，二无故，叫我定无好事。她头也不回，直奔进桑林里。皇太子一见贞娘逃进桑林，立刻带着他的随从追上去。

贞娘穿过桑林，他们穿过桑林。贞娘爬上山坡，他们爬上山坡。贞娘奔过田壠，他们奔过田壠。贞娘跑到河边沿，路狭泥又滑，眼看就要被他们追上了。真糟糕，贞娘的一只脚陷在泥坑里。皇太子心喜欢，攥紧

拳头，使出全身力气像餓虎扑羊似的扑过去。这可急坏了貞娘，“哎呀”一声，用力一拔，鞋子掉在泥里了，她赤着脚，繼續向前逃奔。皇太子扑了空，身子向前一栽，“噗通”一声掉在河里。这可把他的随从們吓坏了，一齐跳到河里去打撈。撈了好一会才把他救上来。总算幸运，皇太子还不曾断气。

一行人，互相看了看，都像个落水狗似的。皇太子更狼狽，因为喝多了水，連話也不会說了，躺在河岸上，跟死狗一样。随从們見大事不好，赶紧拔出貞娘的紅綉鞋，背起皇太子，匆匆忙忙地滾回京城去了。

貞娘一蹙一拐地，跑了老半天，出了一身汗，轉了几个弯，好不容易跑到了自己的家。她一进家，就赶紧把大門紧紧地拴上，回头便扑倒在她娘的怀里，忍不住大声地哭起来。

她娘問明情由，拍拍她的肩头，对她說：

“孩子，不要难过，你們还是快些成亲吧！”

五

太阳就要落山了，原野和房屋被夕阳染得黃澄澄的。屋頂上几只喜鵲不停地喳喳叫。門前边几株紅梅放射着濃郁的芳香。貞娘家里喜气洋洋，許多人来参加韓夫和貞娘的婚礼。

貞娘最亲爱的伙伴小鳳和其他年輕的姑娘們，很早就來了，她們一面幫助貞娘收拾新房，一面逗貞娘，說得貞娘那白嫩嫩的臉頰上，泛起一朵紅云，又一朵紅云。

新房里，蠟燭亮了，把白桑皮紙窗戶上的那個大“囍”字，顯得分外的紅。

西村里的小伙子把韓夫送來了。男男女女把韓夫和貞娘圍起來。洞房里，鬧嚷嚷，逗過新郎逗新娘。

吃完喜酒，客人們還是不願走。蠟燭耗完了，人們還不肯走，大家要求再點上一支，貞娘笑嘻嘻地說：

“蠟燭沒有了，明天再鬧吧！”

大家誰也不信貞娘的話，可是哪里也找不到蠟燭，小鳳高興地對貞娘說：

“不要攆我們，今天一定要鬧個通宵。你家沒有蠟燭，我家里有。”

說完就跑出了洞房，回她家里拿蠟燭去了。洞房里繼續浸沉在歡樂中。

這天晚上，麻榮知道了貞娘成婚的消息，又氣又惱，立刻差遣家里的拳教師，帶了十來個家丁，氣勢凶凶地闖進貞娘的家里。砸開了窗戶，推倒了桌子，摔碎了蠟台，打破了鍋碗，撕壞了新衣。

怒火在韓夫心頭燃燒，一個箭步竄上去，伸手抓過那個教師，用力往門外一拋。那家伙，跌了個四腳朝